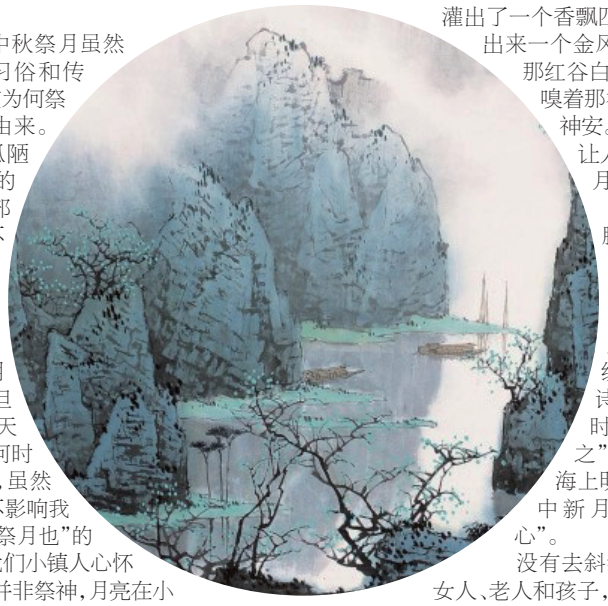
祭明月

□卓然



《礼记》告诉我们：夜明，祭月也。

自《礼记》记下这五个字以来，岁月如流，却洗不脱月华光明，即使风霜如刀，也无法削残中秋明月。

在我们小镇上，中秋祭月虽然是一个金汤千古的习俗和传统，但小镇人并不知道为何祭月，也不知道祭月的由来。别怪我们小镇人的孤陋寡闻，即使汗牛充栋的读书人，纵然把一部《礼记》翻成碎片，也不能够知道祭月的起源。古人尽管在竹简上，在陶器上，在铜鼎上，镂下了“夜明，祭月也”那样几个嵌着月光、浮着歆飨的文字，但他们也不能够知道“天下何人初祭月，明月何时初照祭月人”。然而，虽然不能探望渊源，却并不影响我们小镇人理解“夜明，祭月也”的深刻含义，也不影响我们小镇人心怀虔敬祭月拜月。祭月并非祭神，月亮在小镇人的心目中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即使嫦娥，也只是人间一个平常女人，她从传说中走进了月宫，与白兔、吴刚、桂殿、凉蟾，结成冰玉芳邻，完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，如婴儿般在民族文化的疼痛期诞娩，成为辉耀千古的一个婵娟，一位姮娥，一息月魂，一缕魄光。因此，明月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，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可贵的品质，是我们能够游走于五湖四海的灵魂。

“在家不祭月，出门遇风雪。”尽管很多人都这样说，但很多人都知道，遇不遇风雪，与祭月没关系，人们只是依言推动祭月，以此维护和保存人世间鲜有这样一种美丽而富诗意的风俗。风俗，是民族心灵的钥匙，丢了，我们会在心灵原野上迷失，我们的灵魂会永远找不到家，没有归宿。

秋高气爽，微云轻淡如烟。银河高耿，明月在天。中秋不是一个喧闹的节日，不应该放鞭放炮。如果我们愿意说月亮是神，那月神应该是淑静的；如果我们愿意把月亮当作一位女神，我们的女神只喜欢安静，悄谧，雅正，恬淡。喜只喜在心底，笑则笑在眉心深处。所谓岁月静好，就是月神的宁静，就是人心的安宁。

春耕夏种，整整忙活了大半年，滴在庄稼地里的点点汗水，浇灌出了一个香飘四海的五谷丰登，浇灌出来一个金风玉露的中秋节，看着那红谷白小豆，无不让人心安；嗅着那谷物的芬芳，无不让人神安。既然心安神安，那就让人安安静静地赏月，拜月，祭月。

小镇上有一处名胜叫“斜纹桥”。中秋晚上，斜纹桥下流水淙淙，斜纹桥上明月高悬，到了时辰，小镇上的人们会云集在斜纹桥上饮酒，赏月，咏诗。“天上有月来几时？我欲把酒一问之”。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。“三五夜中新月色，二千里外故人心”。

没有去斜纹桥上观月的男人和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，会把八仙桌摆到自家院子里，在桌上摆上月饼、提糖，煮熟的玉米、毛豆、瓜子、花生，以及如花红之类的时鲜果品。还要摆上一个香炉，插一炷整香。明光下香烟细细袅袅，揖一揖、拜一拜，所有的祈愿都在月光里，所有的祝福都在自己的心中。

环视屋檐下，黄灿灿的玉茭挂在墙上，红彤彤的辣椒串儿挂在门边，灰扑扑的老南瓜垒在窗台上。同儿孙们围着桌子，一起坐在明月下的爷爷，会咬上一口月饼，抿一口老酒，把岁月的艰辛和世事的无奈，把中秋的欣悦和明月播洒在人世间的光华，一起咽到肚子里，在不言不语中，融化成一肚子沧桑。奶奶怀里抱着孙孙，边给孙孙剥毛豆吃，边晃着身子，给孙孙说嫦娥、唱月明。

小镇人都说家家户户在祭月明，但在我的印象中，不管成年人还是孩子，不管行走着还是坐在月光里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所有的小镇人都在进行着一种“月光浴”。月光如水，每个人都在浣洗自己的灵魂，都在涤濯自己的心灵。所以，我们小镇人行事依理洁直，处世磊落光明。

大家V微语

最理想最有境界的幽默恰恰是属于悲剧的

□曹文轩

●“其乐融融”，这就是我新书里皮卡的一家。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庭。但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——有时可能还会很激烈。

●两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，并且是两个很不一般的孩子，他们在给大人带来快乐的同时，一定会没完没了地给大人带来苦恼，甚至是痛苦。但我会将这一切“悲剧”放在“喜剧”的叙述中进行——不，也不完全这样，更多的故事是在“悲喜交加”中得以叙述的。

●我曾经说过，最理想最有境界的幽默，恰恰是属于悲剧的。我不想将皮卡兄弟的故事叙述成轻薄的嘻哈故事，横竖不想。这里的幽默常常是与眼泪在一起的。也许这才是高质量的幸福之家。

文史杂谈

东窗与西窗

□肖伊绯

成语“东窗事发”，源自秦桧与其妻王氏在自家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的故事，意指阴谋败露，罪行被揭露。原本，东面的窗户与西面的窗户，并无高低贵贱、善恶好坏之分，可经秦桧这么一折腾，“东窗”成了不祥的隐喻，专门用于形容“人设”行将崩溃的大小事件。

“西窗剪烛”则不同了。仅从字面上看，即是一副“诗情画意”的模样。唐代诗人李商隐那首《夜雨寄北》，有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名句。在“西窗”下，剪掉燃久朽掉的蜡烛灯芯，烛光更加明亮，烛光前的美眷良友，眉目亦随之更为明媚，这是何等的惬意光景？

于是乎，“西窗”成了美好的寄托，“东窗”做了不祥之兆的暗示——窗户，终于分出了朝向的“好坏”。

作家印象

张爱玲

□叶兆言

张爱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贵族出身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始终不以为然。文学的事，永远不可能如此简单。贵族出身的人实在太多，张爱玲的家庭了不起，比她更显赫的家族并不在少数。并不是破落的大家子弟，就应该注定成为曹雪芹。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，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，其次还是因为她的作品。

作品是人创造的，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作品可以反过来改变一个人的。作家成就了文学，文学也会毫不含糊地创造一个人。

张爱玲的一生是一部大作品。多少年以后，这部作品也许比什么都重要。早在二十五岁以前，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就用得差不多了。她最重要的作品《传奇》和《流言》，都是在这之前完成的。很多文学青年在这个年纪，还没有来得及开窍。张爱玲是文学早熟又一个奇迹般的例子，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托马斯·曼，他在这个年龄完成了《布登勃洛克一家人》。张爱玲喜欢用一个苍凉的手势，一声重重的叹息，来形容她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。事实上，张爱玲的一生，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、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。

张爱玲的小说深入到了平常人的心灵，这是她的小说能拥有无数“张迷”的法宝。真正的好作品是阻挡不住的，张爱玲的小说最初发表在文坛不屑于注视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。许多有志向的文学青年绝对不会去理睬这样的刊物。张爱玲偏偏什么都不在乎。她似乎信奉小说只要能发表就行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，小说之外的事，不愿意想得太多。她火山爆发一般地拼命写，写了就拿出去发表。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，张爱玲就这样成了名，她的文章得到了当时上海滩各种背景的刊物的欢迎。转眼之间，她成了真正的名家。

晚年的张爱玲和四十年代大红大紫的张爱玲，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。晚年的张爱玲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杜门谢客，摈绝交游，以至于最后死在美国公寓的地毯上，几天后才被人发现。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那样地爱出风头，她为了突出自己，甚至不惜身着奇装异服。遗憾的是张爱玲有出风头的心，没有出风头的命。她不是那种能够当交际花的女人，倒不是长得不漂亮，实在是不善于人际交往。她的骨子里讨厌交际，在大红大紫的年代里，她不能免俗地参加各种应酬，出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，尽情地品尝自己成功的喜悦，然而这些无聊的敷衍已经为她日后隐士般的生活留下伏笔。

张爱玲的文学生涯，辉煌鼎盛也就只有抗战胜利前的两年时间，过了这村，就没有这店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

谈天说地

拴紧你的“流动智力”

□杨德振

在一次“智库建设”的会议上，我听到一位科学家说：“每个人都拥有两种智力：一种智力叫‘流动智力’，另一种智力叫‘结晶智力’。”顿时令我脑洞大开，浮想联翩。

“流动智力”指的是推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，这种智力与过去的经验无关，在人生中相对较早达到顶峰，是一种很容易枯竭或丢失、自然销蚀的智力。

“结晶智力”指的是使用技能知识和经验的能力，这种智力不但不会枯竭、丢失和销蚀，相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得到巩固和提升。

每一个人应想方设法紧紧地拴住“流动智力”。既然“流动智力”像头发一样来得早、去得也早，那早点做好“维护”和“保养”最为重要。你看，我们从娘胎里出来，几乎每个人都有头发，但到了60岁，有的人头发几乎掉光，而有的人活到80岁还是童颜鹤发，有一头浓密的头发。这其中除了有基因遗传的因素外，很大程度靠平常的保养和维护。保养和维护又是靠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合理的膳食营养、适度的体育锻炼来实现的，所以越到老，头发的多少存留就越有区别。

“流动智力”也同头发一样，年轻时就要开始爱护打理。既然是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那奉劝每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后，不要产生安于现状或不思进取、耽于享受的思想，更不能不动脑筋，这样能自然延长“流动智力”的寿命。如果小富即安、小成就骄，在功劳簿上享清福或只想过锦衣玉食的日子，碰到问题、困难和矛盾就逃避，或让年轻人去解决，甘当“甩手掌柜”，如此，脑袋不用，“生锈”是必然的，“流动智力”严重下降或丧失也是必然的，可能身未衰老，“流动智力”已先丧失。所以努力去激活和紧紧拴住“流动智力”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和远见之举。

二是借助“结晶智力”，把“流动智力”的路径拓宽、时限延长。既然“结晶智力”是越老越吃香、越老越凸显，我们就不妨合理合情地利用一下，方式是选择一份能极大程度发挥“结晶智力”长处的工作和目标，让“流动智力”天天有事可做，有事可想，有问题可处理，不至于处于“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”的状况，这样“流动智力”就会越用越灵光，说不定还会像牛顿、爱因斯坦等人那样，越老思想活跃程度越高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，人生成就也就越突出。

紧紧拴住“流动智力”，就是拴住晚年的幸福。因为这不仅能有效减少子女们的负担，还促进了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值得我们认真琢磨和思悟尝试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本身也是一次“流动智力”的再增容、再巩固和再提升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 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颜 威
零售专供报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6 935970 566666

总第9135期 | 社务管理部：22698080 编采管理部：22699233 | 发行部：22853760 广告部：22699260 | 订报热线：22895302 22699261 | 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：1032 邮编：110003 |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 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 零售价：1.00元/份 订阅价：300元/年